

開放的現代新儒家與方、成學派

■ 李 勇

遼寧大學哲學院



見，如何定位現代新儒家，一直以來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問題。

方東美的哲學，顯然與熊、牟的哲學不同。他主張回到原始儒家，並在世界哲學的背景下發展儒家哲學。成中英無疑繼續了方東美的哲學進路，他在研究當代中國哲學時，把方東美劃列中西比較的學派（方東美的學生沈清松也持類似觀點，見《沈清松自選集》），以區別於熊、牟的現代新儒家。他也曾以「新新儒學」來定位自己的哲學。也就是說，方東美、成中英的哲學與狹義的現代新儒家有很大的距離。李安澤教授的《開放的現代新

儒家——方東美、成中英的哲學探索及其學術流派》一書（由人民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首次提出方、成學派，並把方、成學派定位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以區別於狹義的現代新儒家。這種研究，無疑對重新理解當代中國哲學具有重要的意義。

李安澤教授明確指出，以熊、牟為代表的狹義的現代新儒家可謂是宋明理學的現代版，有強烈的道統意識及中體西用的思想模式。而以方、成為代表的開放的現代新儒家

現代新儒家是中國現代哲學的重要流派，受到當代中國哲學界的廣泛討論。其中方東美是否為現代新儒家，也存在爭論。方東美的學生成中英、劉述先都認為從廣義上來理解，方東美可以說是現代新儒家。他們也接受把自己的哲學定位為廣義的現代新儒家。與此相聯繫，所謂狹義的現代新儒家，則主要是指以熊十力、牟宗三為代表，包括梁漱溟、馮友蘭、張君勱、唐君毅等人，這種現代新儒家主要繼承宋明理學的傳統，以建構道德形而上學為主要內容。由此可

摘要：李安澤教授的《開放的現代新儒家——方東美、成中英的哲學探索及其學術流派》首次提出方、成學派，並把方、成學派定位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以區別於狹義的現代新儒家。認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為中西哲學融合、會通，開了一條具有原創性的思想路線，也為世界整體哲學的建構提供了一個源於中國哲學的智慧洞見與理論方案，從而克服了狹義的現代新儒家的困境，充分體現出以《易經》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開放性。這種研究對重新理解當代中國哲學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開放的現代新儒家；方成學派；李安澤

則明顯地具有六個理論特徵：一、先理解西方，再

回頭重建傳統的思想路線。二、比較哲學視野下本土回歸的理論路徑。三、回歸中國哲學原點的思想取向。四、以《易經》哲學為原型的本體哲學建構。五、「生生而和諧」的根本精神與價值理想。六、融合會通的理論特色。這六個特點集中體現了開放的現代新儒家的開放性：理論與實踐之間是開放的，傳統與現代之間是開放的，中國與西方之間是開放的。開放的現代新儒家不是一個封閉的理論體系，而具有不斷自我更新、自我開放的特點。其理論特質可以概括為：在中西哲學融合會通的基礎上回到中國哲學傳統的再創造，也是在一種深廣的現代意識和世界意識的背景下的現代人文覺醒的思想運動。也因此，他們區別於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終身囿於中國傳統文化本位的立場，進而克服了狹義的現代新儒家單元文化心態的局限。

開放的現代新儒家其實是對原始儒學開放性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對此，成中英在該書序言中談到，儒學本身具有一種返本開新、不斷創造的精神。如《論語》說「君子內自訟也。」《易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儒家開放性精神的文化基因。所謂「開放性」，就是一種最大的適應性、變易性、包涵性以及最大的融通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創造能力，是「有能力的開放性」。當然，成中英也特別談到，並不是別的新儒家不開放，而是說方、成學派更多地體現了這種包容性、開放性。

開放的現代新儒家以方東美、成中英為代表，對二人思想的比較研究是本書最主要的內容。很多學者也注意到方、成之間的學術聯繫，如劉述先就指出成中英繼承了方東美的學術進路^[1]。而成中英本人也以方東美的傳人自居。但把方東美、成中英作為一個學派來研究，並釐清二者的學術關係，確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貢獻。李安澤明確指出，方東美可說是「開放的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創建者。他的哲學會通中西，涵攝眾家，復回歸於中國哲學本位，建立了一個生命本體論的哲學體系，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開拓了一條創造性的學術路線，並為其發展樹立了基本的規模。成中英則可謂「開放的現代新儒家」的繼承者、奠基者。他秉承會通中西、回歸傳統的學術宗旨，力主一種中國

文化本位的中西互為體用論的理論和方法，建立了一個本體詮釋學的理論體系，力圖為中國哲學的現代重建提示一條具有創發性的理路，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的建立奠定其理論的基礎，並指點其未來發展的方向。（緒論）

李安澤認為，方東美是開放的現代新儒家的創立者，開創了一種「先理解西方，再回頭重建傳統」的精神方向，不贊同狹義的現代新儒家把儒學定位一尊，尤其反對「道統」思想，也不同意接著「宋明儒學講」的路線，而是把眼光投向中國哲學的原點，開創了一條由比較哲學回歸本土哲學的重建之路。方東美的工作是開拓性的，但還不是奠基性的。因為方東美在總體上沒有脫離傳統的體用論思想架構。成中英則發展出新的體用關係，把中西互為體用的思想模式貫穿於本體與方法，知識與價值，中西比較乃至一系列理論問題的思考。這種思維方式的突破和理論範式的轉換，使成氏哲學並不是局限於形而上學的領域，而是力圖關注形而下的生活世界，將中國哲學的智慧與現代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匯合起來。成中英是開放的現代新儒家的奠基者，是因為他真正實現了儒家哲學的現代轉化，以本體詮釋學為基礎，建立起涵蓋形而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美學、管理學、政治哲學等各領域的哲學體系，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當然，限於篇幅，本書對成中英的哲學體系未及全面的論述。

可以說，與方東美相比，成中英的哲學更具現代性、開放性，不論在哲學的方法論上，還是在涉及哲學的領域上，都如此。特別是在比較哲學的研究上，方東美更多的是現象描述，而成中英則有更深度的理論思考。當然，成中英對方東美的批判性繼承正體現了這個學派的開放性。成中英在本書序言中也說到：我的治學從方先生那裡汲取的主要是整體易學和生命哲學的觀點，更進一步強調「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學術路徑，認同和繼承中庸的「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綜合分析論，輔之以當代邏輯與知識論中的概念分析與語言及語境分析。方先生用一種文化現象學的視角，站在一個兼容並包的立場，對世界文化傳統所作的一個整體布局的哲學思考。

李澤厚曾說，現代新儒家（不包括方東美）不僅在思想上沒有什麼創建，對現代中國社會也沒有什麼影響，因此不會有什麼前景^[1]。這種評價或許極端，但也確實指出了現代新儒家的理論困境。那麼，開放的現代新儒家能否走出這種困境呢？劉述先認為方、成學派在現代新儒家中處於邊緣地位^[2]，但如果從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的角度來看，方、成學派的理論進路能否從邊緣走向中心？

李安澤對這兩個問題都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克服了單元文化心態的局限，這不僅是對西化論的「以西釋中」的思想路線，同時也是對文化保守派的「以中釋西」的思想路線的一次極大的理論突破和超越，在根本上則是一種對傳統哲學深層的體用論或中體西用論的思維模式或思想範式的更新和突破，進而導向一種世界整體哲學視野下的中國哲學的創新和重建。（緒論）這是把方、成所代表的開放的現代新儒家放在當代中西會通和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總體背景下所進行的哲學史定位。他認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為中西哲學融合、會通，開闢了一條具有原創性的思想路線，也為世界整體哲學的建構提供了一個源於中國哲學的智慧洞見與理論方案。

李安澤也對開放的現代新儒家進行了反思，提出了開放性的潛在維度，認為開放是一種反思、批判、創新、融合，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每個階段都有其局限性。在他看來，不管是方東美還是成中英都沒有完全擺脫中國文化本位的局限，應該有新的「合外內之道」。如南樂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的基督教儒學就代表了新的開拓。也就是說開放的現代新儒家需要不斷開放，它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也不是已完成了的思潮，而是具有活力的、指向未來的思想方向，那就需要在方、成之外的人來參與，來不斷推進這

個過程。也只有如此才能克服狹義的現代新儒家的困境，充分體現出以易經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開放性。

綜上，該著在學界率先定位方、成學派及開放的現代新儒家，並展望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其學術貢獻足以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的重要文獻。

[1] 劉述先：《儒家哲學研究：問題、方法及未來展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2頁。

[2] 李澤厚：《世紀新夢》（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11頁。

[3] 同注[1]。

Open Modern Neo-Confucianism and Fang-Cheng School

Li Y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Professor Li Anze's *The Open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The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and Academic Schools of Fang and Cheng* men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ang and Cheng schools, and defines them as an Open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as distinct from the one in the narrow sense. Li Anze believes that Open Modern Neo-Confucianism has created a new path for the interpenet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while provid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philosophy with an insightful and theoretical pattern which is the best way for us to escape the dilemma of narrow Modern Neo-Confucianism and to demonstrate fully the openness of Chinese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Book of Changes*. This kind of research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The Open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Fang-Cheng School, Li Anze